

序序 小泉八雲和他的《怪談》..... 001

〇一 無耳芳..... 010

〇二 鴛鴦..... 012

〇三 阿貞的故事..... 014

〇四 乳母櫻..... 018

〇五 討略..... 020

〇六 鏡與鐘..... 023

〇七 食人鬼..... 029

〇八 貉..... 045

〇九 戰艦首..... 049

一〇 被埋葬的秘密..... 060

一一 雪女..... 064

一二 青柳的故事..... 070

一三 十六櫻..... 079



一四 安藝之助的夢..... 081

一五 力馬鹿..... 088

一六 向日葵..... 091

一七 蓬萊..... 095

一八 幽靈瀑布的傳說..... 098

一九 茶碗之中..... 101

二〇 常識..... 106

二一 生靈..... 110

二二 死靈..... 114

二三 癡女面目的故事..... 117

二四 巨鐘的故事..... 122

二五 雉雞..... 125

二六 忠五郎的故事..... 128

二七 風俗..... 134

二八 食夢蝶..... 136

守約	140
毀約	145
梅津忠兵衛	153
在國羅殿前	157
果心居士的故事	161
興義法師的故事	169
和解	176
普賢菩薩的傳說	181
屏風裡的少女	184
騎在屍體上的男子	189
弁天女神的感應	193
人魚報恩記	201
振袖和服	207
牡丹燈籠	212
因果的故事	231



天狗的故事	236
人偶之墓	241
鳥取的被褥	246
買麥芽糖汁的女子	252
賽子	254
地藏菩薩	256
弘法大師的書法	258
鏡之少女	264
畫貓的男孩	270
蜘蛛箱	274
丟失飯團的老奶奶	276
穿武士服的小人	281
返老還童之泉	286

譯後記	289
-----	-----

責任編輯 俞苗 張嬌  
書籍設計 吳志賢

書名 保談（小說八卷續集（全八卷））  
著者 小泉八雲  
譯者 王新禧  
出版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西四九七號北十樓六室二二樓  
Joan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聯合印刷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二樓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十四字樓

二〇一四年五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二〇一四年十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二〇二〇年四月香港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特十六開 (150 × 210 mm) 三〇四圖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4633-7

© 2014, 2020 Joan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以書名《保談》出版，經源出版者授權本公司在除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 目錄

一下。

「芳一，你在哪裡？快出來！」呼聲越發嚴厲，猶如磨刀般刺耳。芳一心頭亂跳，強忍住恐懼一聲不響。

「芳一！」武士第三次呼喚，語氣變得極其兇暴粗野，「你究竟在哪裡啊？真是可恨！我一定要把你找出來！」

武士一面囑囑，一面搜索着走廊，沉重的腳步聲在芳一周圍來回逡巡。芳一嚇得四肢僵硬，連心跳彷彿都停止了。

滅歎死寂中，芳一聽到武士自言自語道：「哦，琵琶就放在這裡，琵琶師怎麼不見了？……奇怪，只有兩隻耳朵漂浮在空中。噢，難怪他沒有回答我，他已經沒有嘴巴了，看來他的身體也沒有了，只留下一對耳朵……好吧，既然找不到人，就把這對耳

朵帶回去給主公看，好歹算是找過琴師的證據！」

霎時，芳一只覺得雙耳被一對鐵鉗般的手指攔住，生生地擰了下來，那痛苦簡直無法形容。芳一強忍劇痛，不敢發出聲音，直到腳步聲沿着走廊漸漸遠去。芳一覺得腦袋兩邊熱乎乎地，肩膀上有黏糊糊的液體在往下流，同時頭痛欲裂，但他依然不敢抬起手……

天快亮時，住持趕回來了。剛走到後院，他便踩到一灘黏稠濕滑的東西。「糟了！」住持驚呼一聲，提燈一照，腳下是一攤鮮血，難道芳一終不免劫難？他連忙大步趕到走廊。芳一身子僵直，仍保持着坐禪的姿勢，從耳根傷口處流下來的鮮血，將他全身都染紅了。

「可憐的芳一啊！」住持急切地問道：「怎麼搞的，你受傷了？」



聽到住持的聲音，芳一緊繃的心弦一下子鬆弛下來，隨即放聲大哭，流着淚講述了昨晚的遭遇。

「唉！」住持雙手合十，輕吟佛號，說道：「全怪我，都是我的錯！為圖方便，捏着你的耳朵往臉上寫經文，居然忘在了兩耳上寫了。後來又沒有檢查一番，讓你受苦了……不過，現在後悔也無濟於事了，還是儘快治傷要緊……危險總算過去了，那些亡魂再也不會來糾纏你了，放心吧！」

芳一的傷口經長醫治療，不久就癒合了。這件事奇聞很快傳遍了各地，芳一的名字變得無人不曉。許多達官貴人紛紛趕到赤間關來聽芳一彈唱，芳一得到大筆酬金，成了富有的人。從那以後，人們便稱他為「無耳芳一」。

## 〇一 無耳芳一

### 耳なし芳一

距今七百多年前，在下關海峽的壇之浦海戰，平家一族與源氏一族之間長期的爭鬥，終於畫上

① 本篇原載，最早可追溯到享和三年（一六六三）刊行的《曾呂利物語》，以及本多良雄的《大和室談物語》。小森八景以一位歌人所著《風海奇談》第二卷《益慈秘史出處顯》為題本，改寫而成。

② 源平爭鬥，始於一一五六年的「保元之亂」，其時後白河天皇與崇德上皇爭位，源義朝和平重盛共同討伐後白河天皇，擊敗上皇一黨。然而三年後的平治元年（一一五九），源義朝因不受重用，與平清盛結怨。十二月四日，源義朝趁平家離開京師參拜神社的機會，對平家邸信賴阿琴了上皇和天皇，史稱「平治之亂」。在



外的平重盛聞訊，立即集結重兵，於翌年正月大敗源朝軍，將源朝一統統殺殆盡。源義朝嫡系一支，僅年方十二歲的長子源朝朝免於一死，平家勢力由此全面上升，權傾朝野，幾乎可稱「權稱萬一不入平家休為人」。

然而，平家的驕縱跋扈，導致天下僧兵叛亂，治承四年（一一八〇），源賴朝在鎌倉起兵，討伐平家政權。源氏大軍在首「戰陣」美濃的源義經指揮下，屢戰屢勝，終於在文治元年（一一八五）三月，將平家軍逼到壇之浦海峽。平家雖無備於海戰，但決戰之日卻流改變。源氏軍艦流攻擊，一舉全殲平家軍，平家的重要人物紛紛投海自殺，年僅八歲的安德天皇出逃吉野。神別投海而死。長期經營的源平合戰至此結束。源氏復興，平家退回隱居一角的平家王朝一起滅亡了。從此，源氏統治日本的公家政治結束，日本歷史進入了武家政治的鎌倉幕府時代。



了句號。平家在這最後的決戰中全軍覆沒，幼帝安德天皇與平家滿門俱喪生於此役。此後的七百餘年

間，平家的怨靈就一直在壇之浦及附近的海邊徘徊遊蕩……在那裡有一種奇怪的蟹，它們被稱為「平家蟹」，背上可以看到酷似人臉的花紋。傳說這些蟹就是平家武士的亡魂所變。

許多怪異的事陸續發生在這一帶的海岸邊。每當夜幕降臨，漆黑的壇之浦海面上總有數不清的青白色光球在燃燒，或者盤旋在浪濤之上飛舞——漁夫們管這叫「魔之火」或「鬼火」。風起時，海上還會傳來凄厲的號叫聲，彷彿千軍萬馬正在吶喊廝殺，喧聲擾攘。

據說在較早前，平家亡靈的狂躁、恐怖尤盛於今時。它們會在半夜裡從夜航的船邊突然冒出，把船弄沉；在海邊游泳的人一個不小心，也會被平家

亡靈拖入海底溺死。

地方上的民眾為了平息這些鬼魂作祟，就在赤間關建了一座阿彌陀寺。寺院造好後，又依傍海岸，為投海的幼帝和平家重臣們設了墓地，立起墓碑，並定期舉辦佛事，替往生者祈冥福，求平安。自從佛寺和墓地建好後，平家亡靈比以前稍微平靜了些，但仍然時不時會發生令人毛骨悚然之事。這說明它們尚未得到真正的安息。

時光匆匆流逝，幾百年彈指一揮間。赤間關來了一位名叫芳一的盲琵琶師。芳一從童年起就苦練彈琵琶之技，少年時技藝便超越了師長，成為一個職業的琵琶琴師。他最拿手的節目，是彈唱以源

③ 琵琶師，以彈奏琵琶、傳播由琵琶生的民間藝人，多指源朝朝或傳奇物語，並遊四方。

平合戰為主題的《平家物語》，在當時無人能及，相當出名。其功力已臻化境，連天地鬼神聽了也難免為之動容傷情。每當他和着琵琶，說唱平家一族在壇之浦英勇而悲壯的故事時，聽眾無不摧肝斷腸，潸然落淚。

芳一剛出道時，極為貧困，幸虧阿彌陀寺的住持喜好詩歌雅樂，經常邀請芳一到寺裡彈奏吟唱。住持十分欣賞芳一的絕詣，乾脆就讓他長住寺裡，免卻了奔波流浪之苦。芳一滿心感激，搬進阿彌陀寺的一間宿屋中安頓下來，從此他食宿不愁，作為回報，自然也竭盡全力為住持彈唱。住持一般都是每晚閒暇時，前來欣賞芳一的技藝。

一個夏日的夜晚，阿彌陀寺的住持帶着小沙彌，去一位過世的檀越家裡做法事，寺中只留下芳一一人。當晚天氣悶熱，芳一獨守空寺，頗覺無聊，

便想到臥室前的走廊上乘涼，走廊正對着阿彌陀寺後進的一個小庭院。

芳一靜坐在走廊上，等着住持回來，隨手彈起了琵琶。彈着唱着，不覺過了子夜，住持還未歸來，屋裡又熱得很，令人無法入眠，芳一只得繼續留在走廊上。

忽然，後門外傳來一陣腳步聲，有人正穿過後院，逐漸靠近走廊。這腳步聲十分陌生，不像是寺裡僧人的。芳一正疑惑到底是誰時，腳步聲已在他面前停了下來。一個陰森粗魯的聲音叫道：「芳一！——這嗓門嘶啞低沉，口吻就像是武士在使喚下人。」

芳一被這怪異的來人嚇了一跳，一時說不出話來。那聲音變得更嚴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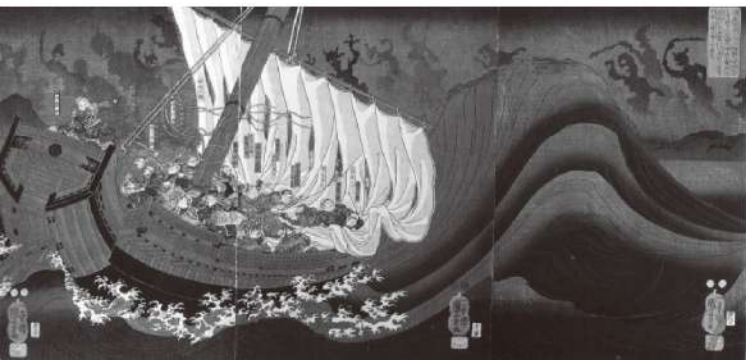
「芳一！」

「在！」芳一戰戰兢兢地答道：「請問是哪一位？我的眼睛看不見。」

那人語氣緩和了一些，說道：「不要怕，我就住在這附近，來此有事相商。我家尊貴的主人率家臣們出遊，這兩天正好停留在赤間關，遊歷壇之浦會戰的遺蹟。聽說你是彈『平家物語』的名手，所以想請你去彈奏一曲。請立刻帶上琵琶，隨我去主公的府邸走一趟。」

那個時代，武士的命令，平民百姓是不能違抗的。芳一只好穿上草鞋，抱起琵琶和陌生人一道出發。

武士拉着芳一的手，給他帶路。芳一感覺他的手堅硬冰冷，如鐵鑄一般。伴隨着腳步聲，武士身上還發出鏗鏘咯嗒的聲音，一聽就知道是穿着甲冑。芳一猜測，他可能是某位公卿貴藩府上的偵夜



武士吧？言念及此，芳一初時的恐懼平息了，反而有些受寵若驚——因為，他記得武士曾說過，主公是一位非常尊貴的大人物。那麼，要聽他演唱的人，地位決不會低於第一流的大名！

不久，武士停止腳步，芳一仔細聆聽左右，感覺好像到了一扇大門前。他有點奇怪：方圓百里，除了阿彌陀寺正門外，怎會另有如此巨大的門呢？真是蹊蹺。

「開門！」武士喊道。跟着傳來了門栓拉開的聲音。武士牽着芳一走進門裡，穿過寬闊的庭院，好像又在某個門口停了下來。武士大聲喊道：「裡面的人，還不快點出來迎接？我把芳一帶來了！」登時響起了急促的腳步聲、屏風滑動聲、門禁開啟聲，以及女性交頭接耳的談話聲。從女子的言談中，芳一判斷她們肯定都是太公關府裡的女侍。但到底

自己身處何地，仍然不知。不過也沒時間容他多想了，他被攙扶着走上石階，一級又一級，到了最後一級時，被命令脫掉草鞋。一名女侍牽着芳一的手，引領他走過一長段精心灑掃的光滑地板，繞過曲折的轉角走廊，通過數不清的隔扇門，終於，來到了一個地鋪柔席、異香不絕的地方，似乎是一間寬敞的大廳。

芳一感到眾多貴人正聚集於此，因為他聽到只有高級絲綢才會發出的沙沙摩擦聲，就像森林中風拂葉落的聲音。四周有很多人正在低聲交談，說的都是宮廷裡的文雅敬語。

有人在芳一面前鋪上一張柔軟的坐墊，芳一坐了上去，調好琵琶的音弦。一個蒼老的女聲說道：「現在就開始彈，唱一段平家的故事吧，這是我們主人最想聽的曲子！」



芳一聽這口吻，心想可能是府邸中的女侍長。就恭恭敬敬地欠身問道：「平家的故事很長，全部唱完恐怕得花好幾個晚上，不知尊上想聽哪一段呢？」

「就『風雨壇之浦』這一段吧！那是平家諸曲中，最為哀怨的一節。」女聲答道。

芳一領命，手挑琴弦，口中放歌，緩緩彈唱起來。弦音淒切，歌聲悲涼，宛若此役重現目前。琵琶在他手裡彈出了搖櫓聲、船隻前進的破浪聲、箭矢橫飛的腰腿聲、兵士嘶殺的吶喊聲、踐踏慘呼聲、刀劍砍在兜鍪上發出的脆響聲、被殺者墜入海中的接連聲……芳一周圍不時傳來陣陣讚賞的低語：

「多麼出色的琴師啊！」「我在自己的領地內，還從未聽過如此動人的彈奏呢！」「普天之下，再沒有像他這樣優秀的歌者了！」

受到鼓舞，芳一大為振奮，彈唱亦漸入佳境。周圍的貴客們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四周又寧靜了下來。

終於，芳一唱到了平家悲劇的最高潮——二位尼<sup>①</sup>。懷抱安德小天皇投水自盡的那一幕。歌曰：「戰焰滔天，血染波痕。尼懷幼帝，哀訴諸源，再三拜饒，聲聲淒絕。可憐孤寡，膽寒心裂。諸源如狼，持械以脅：『刀兵碧波，爾可擇一。』尼乃靜默，轉擁幼帝。安德稚言：『攜朕何去？』哀哀老尼，淚似雨落：『攜汝共赴，淨土極樂。』幼帝之母，建禮門院<sup>②</sup>，手捧神器，聲聲淒切：『傳國神劍，

① 平清盛之妻平德子法嚴二位尼，她是安德天皇的外祖母。

② 建禮門院即平清盛次女平德子（一一五五—一二一四），一一七二年入宮，一一七八年生下後來的安德天皇。

匆入於賊。「語畢躡身，共赴洪波。平氏一門，於焉族滅。」

和着唱詞，芳一的琵琶彈得如泣如訴，時如萬丈狂瀾怒吼，時如鋒利刀劍交鳴，周圍的聽眾都聽入了神。當芳一唱到安德天皇跳進波濤洶湧的大海時，周圍一齊發出了啜泣聲，其中還夾着痛苦的呢喃。慢慢地，啜泣和呢喃變成了撕心裂肺的悲切痛哭，貴客們失態地大放哀聲。芳一嚇壞了，手一顫，琵琶聲戛然而止。

過了好一陣，哀哭聲才漸漸停息。一片死寂中，芳一聽到那蒼老的女聲讚道：「唱得真好。儘管我們事先都已知你是琵琶名手，並且在吟唱上的功夫也十分了得，但今日耳聞之下，方知你的技藝比傳言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你真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琴師啊！」

「敝上對此相當滿意，令我重重酬謝於你。芳一，敝上還想聽其他唱段，接下來的六天，請你每晚都來為他演唱，直至敝上起駕為止。因此，明天晚上，你務必要在同一時間前來此地。今晚引領你的武士，將繼續負責去接你。」

「不過，一定要記住，這件事絕對不能告訴其他人！因為敝上是微服出遊來到赤間關，他不想別人知道。那麼，今晚辛苦你了，請回去吧！」

芳一雙手觸地，深深地行了一禮，以示答謝。一個女侍牽着他的手，帶他走到門口，再由那個武士將他送回寺院的走廊上。兩人相互道別分手。

芳一回到寺裡時，天已大亮，但誰也沒注意到他。因為住持自己回來得也很晚，以為芳一自去睡了。

對於昨晚發生的奇事，芳一未向任何人說起。



白天，他稍事休息；到了子夜，那武士如約前來，引領他來到貴客雲集的府邸彈唱平家曲。和上一回一樣，芳一的獻藝再次博得了齊聲讚歎。但是，這次有個小沙彌留意到他離開了寺院。當芳一在清晨歸來時，隨即被住持喚去談話。住持面帶慚色，語重心長地對芳一說道：「芳一君，我們都很為你擔心啊！你眼睛不方便，還在半夜裡獨自出門，這樣太危險了！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我可以差遣一個僕人照顧你啊。芳一，你晚上究竟上哪裡去了？」

芳一閃爍其詞，搪塞道：「請您原諒，我有些私事要處理，並且只能在晚上辦，無法安排在其他時間。」

看着芳一蒼白的臉色，住持驚訝更甚於痛惜。他覺得事有蹊蹺，芳一一定有什麼事情瞞着自己。他心頭湧起一個不祥的預感，擔心這個盲目青年可

能被什麼妖魔鬼靈給附體了。於是他不再追問，暗中吩咐寺院的雜役監視芳一的一舉一動。如果芳一晚上再溜出寺院，就立即尾隨其後，探個究竟。

當天晚上，雜役暗中留心，果然發現芳一揹着琵琶，一隻手像被什麼人牽着似地舉在空中，步出了寺院。雜役立刻提着燈籠，緊緊尾隨着芳一。那晚大雨滂沱，天色昏暗，道路漆黑一團。雜役剛轉過一個街角，前面的芳一已沒了蹤影。

真是怪事！一個盲人在泥濘的道路上，怎能行得如此飛快？雜役既納悶，又不甘，快步跑到鎮上，挨戶向芳一常去的人家詢問，都摸不著頭腦，誰也不知道芳一在哪裡。雜役無可奈何，只好沿着海邊的小路趕回寺院。突然，阿彌陀寺的墓園裡，傳出陣陣高亢激越的琵琶聲。雜役舉目眺望，只見墓園周圍有兩三簇鬼火在閃動，深處則晦暗不明。他立刻折



向墓園，穿過崎嶇荒蕪的草叢小徑，來到了墓地裡。就着燈籠的昏黃燈火一看，雜役登時愣住了。

但見芳一獨自冒雨坐在平氏家族的墓前，面對着安德天皇的墓碑，失魂落魄地彈着琵琶，聲嘶力竭地唱着壇之浦會戰的故事……在他身後和四周，每一塊墓碑上，都有一團泛着青綠色幽光的鬼火，在不見地上下飄動。亡靈鬼火數量之多，簡直前所未見，聞所未聞！

「芳一君！芳一君！」雜役鼓起勇氣喊道：

「你被鬼魂纏住啦。芳一君！」

但是，芳一充耳不聞，伴着琵琶鏗鏘的彈奏聲，愈發起勁地唱着「壇之浦會戰」。雜役顧不得危險，上前一把抓住芳一，在他身邊大喊：「芳一君！芳一君！請立刻跟我回去！」

芳一神色怪異，陰森森地斥責道：「真是胡

來！在貴人面前失禮，會受到嚴懲的！」

一句話嚇得雜役汗毛直豎，芳一面前除了墓碑，哪裡有什麼貴人啊！他知道芳一肯定是被鬼迷了心竅，不由分說，拚命拖着芳一離開了墓園。

回到寺裡，芳一精神萎靡，仍然有點癡癡呆呆，甚至沒有察覺自己已被雨淋得透濕。住持先吩咐給芳一換上乾衣裳，接着，堅決要求他對自己不正常的舉止做出解釋。芳一躊躇良久，心知已然惹惱了住持，終於一五一十地將詳情說了出來。

住持凝神思索，歎息道：「芳一君，我可憐的朋友，你該早點和我商量的，現在你已身陷險境了！你在琵琶上令人驚歎的造詣，已給自身帶來了離奇的災禍。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你所耳聞的種種，皆是幻象。來接你的並不是活人，而是平家的亡魂呀！你也不是到什麼貴人府上去彈琵琶，去的



只是寺後那個墓園而已。那些戰死的平家亡魂，想把你永遠帶去陰間，為他們彈唱，所以就幻化異象引誘於你。你聽從了鬼魂的召喚，鬼魂的意志力就會附着在你身上。如果你繼續服從鬼魂的命令，或遲或早，你鐵定會被撕成碎片，送掉性命！糟糕的是，今晚我又不能留在你身邊，因為我還要主持一場法事。不過，在走之前，我會在你身上寫下辟邪經文，這樣便能保你安全。」

日落之前，住持準備好朱砂、毛筆，叫小沙彌脫去芳一的衣服，沐浴淨身，然後用毛筆沾滿朱砂，在芳一赤裸的全身——頭、臉、頸、背、眼、手、腳、股——密密麻麻地寫滿《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經文。寫完之後，住持告誡芳一道：「今晚，等我外出之後，你立刻去坐到後院走廊上，到了半夜，那個鬼武士便會來接你。但是有了經文的庇護，陰

世的鬼魂看不到你的肉體。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必須保持安靜，絕不能開口說話，也不能挪動身體，只管以入定之心靜坐即可。倘若你動了，或者發出聲響，鬼魂就會發現你，把你撕成碎片。別害怕，也不要試圖呼救——因為沒有人能夠救你。你必須照我說的去做，才可逃過此劫！」

夜幕緩緩降臨，住持和小沙彌都走了。芳一依照吩咐來到走廊，他把琵琶放在地板上，自己則在琵琶後邊以坐禪的姿勢，屏息靜氣地靜坐着，一動也不敢動。

就這樣過了幾個時辰，遠處傳來了武士的腳步聲。那聲音穿過後院，來到走廊邊，在芳一面前停了下來。

「芳一！」一個粗重的聲音焦急地喊道，正是那個武士的大嗓門。芳一屏住呼吸，大氣都不敢透